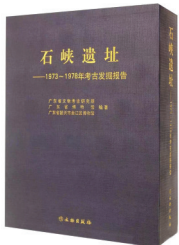


追忆岭南文明的探源者朱非素： 先生是位传奇女性，她把一生献给了考古

■《石峡遗址——
1973~1978年考古
发掘报告》



南方夏季，五月，午后有风吹进窗户，演音大楼，这间属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办公室里，一本厚厚的书，上面贴着许多标签。标签在风中轻舞。

他站起来，小心翻开书，给记者寻找一张石峡文化的插图。这书一定被翻阅过无数次，因为封面已经脱相，书脊处，胶水也快磨尽。

“我依然常常读它，依然感觉先生在身边。”考古学家李岩，把手中的书，托了起来：“《石峡遗址——1973~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》，它在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被评为金鼎奖。主要执笔者朱非素先生，是一位传奇女性。”

相遇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北大考古学专业学生李岩，就听过朱非素的“传说”。“虽尚未谋面，但朱先生身为北大‘考古四女将’之一，声名在外。先生籍贯温州，在家乡读完小学，1951年，15岁的她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，历任护士、卫生员、所在师文工团歌唱演员。复员返乡后，她仅复习一年，1959年就考进了北京大学！这在当时，怎能不是个传奇！”

终于见到朱非素，是李岩在1984年研究生实习前夕。“短发、精干、说话利索。经她与严文明老师商榷，我们几个学生被安排到广东实习。这是我第一次到岭南。从前，爱群大厦和海珠桥，不过是天气预报里的背景画面。实习第一站为佛山南海百西乡鲛鱼港贝丘遗址。朱老师是当时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领导，她领着我们做了一学期田野实习，从此正式建立师从关系。”

朱非素带着李岩在研究生期间完成了三个地方实习，还包括珠海淇澳岛、东澳湾沙丘遗址和肇庆蚬壳洲遗址。顺利完成毕业答辩，后者追随前者脚步，扎根岭南。

聚落

“老太太带着我们琢磨的许多事情，起码在中国南部地区，都处于领先地位。比如基于珠三角贝丘、沙丘遗址的‘聚落形态研究’。”

李岩引用佛山鲛鱼港贝丘遗址阐述：“在广东史前地区开展聚落考古工作，实际上从鲛鱼岗考古发掘就已开始。其间，我们非常注重遗址本身的功能划分。用朱先生的话说，要通过遗存、遗迹研究，复原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。”

什么是聚落？“人总是要组成社会的，而在物质遗存中能够观察到的有形的社会单元，就是聚落”（严文明《关于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》）。朱非素也在其论文中提及：“（珠三角）每一处贝丘、沙丘遗址本身就是一个聚落。”

改革开放后，朱非素负责过珠海海岛调查、三水银洲遗址发掘、虎门村头遗址发掘以及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的多学科调查。在关注区系文化谱系的基础上，她将目光转到聚落考古，这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研究。

“从‘挖编年’，到‘聚落考古’，我们可以说，到公元2000年前，广东的考古工作，就已经从对地区考古学文化编年的基础上，较早进入到聚落阶段。编年等于搭建‘纵向’链条，聚落研究则是细化和丰满‘横切面’，把没有文字的这个时间段，进行生动历史复原。我们要在解决了编年之后，看，在同一个时间段里，什么人构建了什么样的生活空间。”

李岩引用东莞虎门村头遗址为例，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朱老师作为领队进行了发掘，我对她强调聚落考古的概

念印象深刻。从聚落的角度，我们看到这遗址有三个功能区。1000多平方米的垃圾区，不曾发现墓葬和房屋居住面，说明居民曾较长时间在此定居，所以聚落总体布局基本没变；一个较平坦处，应是广场，因为发掘的土面较硬，或是常受踩踏；海拔稍高的北边区域，则有成排房屋遗存。如是，我们终于可说，有了一个基本功能较完整的（遗存呈现）。”

“应当说，朱先生主导的这些工作，使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时期的聚落形态基本面貌，通过考古人的手铲，给勾勒出来了。”

谱系

而区别于“聚落考古”的另一观察角度，则是“谱系研究”。“朱先生是在华南地区开展谱系研究工作的最早的学者之一。而这其中，不得不提她用力最多、研究最多的一处遗址——如今广为人知的粤北曲江石峡遗址。”

“石峡遗址的发掘和研究，如今已有很多价值面向，我个人觉得特别有实际操作价值和意义的，就是朱先生所创立的‘二次葬’辨认发掘方法”，李岩说，“通过这个方法，她用生动的细节，诠释了谱系”。

石峡遗址从发掘到整理、编写出版报告，几乎贯穿朱非素整个考古人生。从1975年至1978年，她是发掘的参加者（“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考古事业开始逐渐恢复，广东省有关部门启动了石峡遗址的发掘，朱老师被从下放的煤矿召回，当时，她的工作关系还在煤矿，但她也顾不了那些，背着行李就赶到发掘现场”）；从1978年以后的十多年，她和杨式挺先生分工合作，承担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。

什么是谱系研究？李岩解释道：“我们考古学同样关注人类终极问题，只不过不是全球人类的终极问题，而是某个区域的终极问题——我们从哪里来，同时期从别处吸收了什么，如何消化？在谱系研究里，朱先生较早就从石峡遗址进入了。石峡文化有6座墓出土6件玉琮，其形制、纹饰均具良渚文化特点。那它们究竟来自何方？这就是我们说的谱系了。以太湖为中心、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东南，和以鄱阳湖——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、石峡文化为代表的南方地区，两者关系如何？上世纪70年代苏秉琦先生就已关注，朱老师则给出了生动具体的材料去求证。”——

“在考古地层学中，朱老师针对石峡‘二次葬’发掘的开创性应用，在全国可是‘独一份’。”李岩介绍，根据发掘报告，在石峡遗址的四大期文化遗存中，第二期文化遗存——石峡文化，该期发掘的102座墓葬，“二次葬”墓超过一半。20世纪80年代以前，粤北地区和马坝镇一带也流行二次葬，就是数年后，废弃木棺，将尸骨迁葬。“但新石器



■三水银洲贝丘遗址发掘期间，朱非素与严文明、赵辉等。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供图

时代晚期的具体的二次葬是怎么回事，此前完全没有前例可参考。在石峡文化遗存，是我们第一次见识到‘新晚’时期‘二次葬’的真面目。发掘一两座墓后，朱老师发现有的随葬品器物完整、排列整齐，有的则相对破碎混杂，结合其他细节，她敏锐地认知到这可能就是‘二次葬’——完整者，是二次葬时放置的，此外则是一次葬随迁品。这是很了不起的认知，没有前例可参考。为什么这些随葬品，又有散碎的，又有完整的？我们要把它解释清楚。坦白说，如果一个人没有一点敏感度、没有一点责任心、没有一点情怀，纯粹打份工，能有这种认知吗？”

李岩表示，这种对二次葬的认知，对中国其他有出土“二次葬”的区域的考古发掘，都有指导性意义。“而且先生在发掘报告中把图样都画出来了，告诉了我们这样发掘。后来，朱老师也由此确定，大量玉器，特别是玉琮，原来都是跟‘二次葬’器物摆放在一起的。”

而这又说明什么呢——“这说明，墓主‘一次葬’时，不一定就带了这么多玉器，到他被后人‘二次葬’，才被追加了玉琮这样（更珍贵）的东西。而且这些出玉琮的高等级墓葬里，玉琮都是使用过的。那会不会是因为他的后人，显贵了之后，再用这种方式，表达了对先人的追崇呢？这种葬俗就和良渚的形成很大区别。良渚的玉琮，有大量的、新作的专为随葬所用。”

“您看，通过‘二次葬’种种细节的分辨，考古研究就‘进社会’了，实现了对当时生活场景的还原——而且能看出石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区别——通过生动的细节，解释了谱系。”

石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，无疑是岭南地区重要的考古发现；而石峡文化大批墓葬和随葬陶器、石器、玉器等，让人们看到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的岭南，并非一片蛮荒之地；其独特的葬俗，更是还原了当时的人文与温度。

这，又何尝不是朱非素先生他们倾尽心血想要还原的远古文化面貌呢？

后生

今天，当我们面对这厚厚将近千页的石峡考古发掘报告，很难想象，从1973年的首次发掘，到2014年的正式出版，它

的执笔者朱非素，曾遇过怎样的艰难。

不，也许艰难和考验已从更早前开始，从她15岁面临的抗美援朝战场。然而，“每当谈起这段经历时，她总是说我很幸运，在朝鲜时，美国飞机天天轰炸，我毫发未损；比起那前线的战士，我非常幸运”，多年以后，李岩这样回忆她说过的话。

什么是幸运？是不是1958年，从战场上归来，争取到了深造读书机会？是不是1973年，煤矿下放归来，又能直接背着行李回到考古发掘现场？还是说，2004年，因乳腺癌住院，老人家依旧乐观，笑呵呵说：上过战场的人，什么都不怕，我那石峡报告还没弄完——然后她病愈，2007年底终于完成石峡报告文稿及校对工作。

“今天看起来，她是多么不容易。到底是怎样的动力，支撑她这一路的求索？”我们忍不住问。

“朱先生，她是一个对自己事业充满了热爱和情怀，并从不停止思考和进取的实干家。广东史前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，是她鼓捣了一辈子的事情，包括谱系研究和聚落研究，这三个方面，应该说都属于特别基础的工作，可是，她倾注了全部热情和心血，做出了那么多的突破。”

李岩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“在她乳腺癌治疗康复期之外，她基本都在上班，每天，她便也是坐着公交车，按时来到这演音大楼。她实在是太热爱这份事业了，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印象，特别令人景仰。当她第二次受到病魔侵害时，她心里明白：石峡文化因用玉情况高度类似良渚文化，是中国文明形成时期岭南最重要的遗存；所以，常挂在她嘴边的话，是非常想见到石峡发掘调查报告的出版。也算是幸运之神的再次眷顾吧，出版社也加班加点，终于了却了她的心愿。2015年，《岭外求真 朱非素考古论集》也正式出版。老人家以区区弱体，顽强面对现实，勇也；老愈弥坚，不惜病体投身热爱的考古事业，大义也；她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大体如此。而且，对后续业务力量培养、年青人的栽培，也不遗余力。如今，我们也建立了学习小组，先生的扶携栽培之心，如一个榜样，让我们这些后继者，遵从她的殷殷心意，继续扶携后生。”

“她其实给到了您很多的——”

“精神动力。”他的目光望向桌面上堆堆叠叠的资料，望向资料最上方那本厚厚的贴满标签的石峡遗址考古发掘报告。这书被他翻阅过无数次，封面已经脱相，书脊处，胶水也快磨尽。扉页上，蓝色圆珠笔写着隽永的两行字：“李岩学友指正。朱非素，2014.12.25。”

“精神动力。”他重复了一句，然后眼光仿佛穿透面前墙壁，看向了一个遥远的时空。有一层湿润的水汽，生起在他的眼中。

“我觉得她一直没有离开。”